

文革博物馆专集（三十）

### 一、玩主下乡

一九六九年我十四岁，在北京读初中二年级。那时的中国，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共产主义的国家机器就像一台疯狂运转的巨大锅炉，全国人民像沸腾的开水，荡涤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。但是，文化的浸润不仅无微不至、还根深蒂固，经常以它强大的生命力，抵抗企图改变传统的革命者。当年，尽管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却目睹了它的表现形式，那就是“革命接班人”对待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，截然相反两种态度。这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课。

那时候的北京，初涉人世的青少年，已经分成了两大类：一部份被政治冲昏了头脑，积极投身在破除“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的革命运动之中，他们的总称就是“红卫兵”；另外一些青少年，则直接传承了封建时代的门第观念和帮会习气，频频为拉山头、抢地盘打架斗殴，那情形有点像是黑社会。热衷其事者，自己命名为“玩主”。当其时，我的政治觉悟刚刚达到跟在人家后面，呼喊那些不解其意的革命口号的水平。像所有跟不上社会主流的平庸孩子一样，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带着几分剑侠气、专门哗众取宠的少年吸引。虽然不一定当他们做英雄，却在心里敬佩那些人的桀傲不驯，有时候还要摹仿一下他们的恶作剧。玩主的官称是“干部子弟”，他们是“红朝”新贵后裔，一向被执政的共产党期许为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”，今天人们常常提到的中国“太子党”，就是这些人中的最高层。

#### ◇外交部子弟

中国历来就有门第观念，又有所谓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替代规则。一九四九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新朝，也分封了一批臣子，叫做“革命干部”。这些人享受特权的情形，与古代的王公亲贵、官吏僚属颇有相似之处，是工农大众羡慕和嫉妒的对象。干部子弟里面虚荣心特强的，喜欢倚势欺人，他们的做为，得到社会上等级观念的默许，不仅没有被文化革命的风暴扫荡，反而受到很多人的企慕。像蒋梦麟先生说过的：中国社会是由家庭、单位、行业等等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；个人的生活内容、方式与所属的集体一致，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与所处的集团密切相关。所以，北京这个冠盖云集、府衙林立的地方，门第之见还扩大到了家庭隶属的部委——大机关的子弟往往会蔑视小单位人的家眷。这种风气持续了好多年。

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不是革命干部，却在一个很大的机关工作，那就是中国的外交部，这是国务院第一大部。所以，我也随波逐流地领略过在社会上出风头的滋味。当时的中国，人民大众在政治上仇视几乎所有的外国，在经济和文化上，却又不能抑制地崇洋媚外。在那个小小市民的汪洋大海之中，谁要是在什么地方与外国沾着一点关系，好像就不俗气，还高人几分。所以，“外交部子弟”这一称呼，在北京市是响当当的。因为如此，很多对政治不感兴趣的、高小和中学的外交官子弟，就集合在这块金字招牌下。那时候，外交部玩主的大本营是城区东部的豫王坟，十四座宿舍楼连成一片，可谓那一带的“第一大户”。于是，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住宅区周围划做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轻视、排挤住在同一个区域其它部委的子弟。对人家冷嘲热讽之外、还经常动之以武。

若是工人居住区的人招惹了他们，遭到的打击就更大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外交部子弟与一个工人子弟为一只鸽子起了争执，外交部宿舍的小玩主们冲到工人宿舍，打伤了人家父子两代，还砸了那个工人的家。闻风而至参与其事的，有几十、上百人。是非曲直无人过问，只一说：“一个工人子弟跟咱们‘炸刺儿’呢！”已经构成“狠狠教训他一顿”的理由了。

我在那个时候，体力和魄力都只够站在一旁为他们喝彩的格儿，很希望自己快快长大，能像他们一样称王称霸。不料，社会自有它的正统势力，尤其是中国这样

一个权力高度集中、事事统一规划的地方，只消“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声令下”，千千万万人的生活，立即改弦易辙，毫无商量和犹豫的余地。那年九月十八日，我十五岁的姐姐，被送到千里之外的北方中、苏边界“屯垦戍边”之后一个月，父母又接到了：“因中苏边境战事紧张，各大机关需实行战备疏散，下放‘五·七干校’”的通知，出发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号。就这样，不到三个月时间里，我的家庭便被拆散、四口人全部改行变成了农民。

干部下放时扶老携幼，还不分职务高低，和我们一同到干校去的大使、司长不在少数，乃至做过副部长的人也有未能幸免的。曾经和如今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些高级外交官：前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李鹿野、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等，当年都是“光荣的五·七战士”。最巧的是，下去时有一户姓夏的人家在干校生了一个孩子，就顺势给孩子取名“下放”。五·七干校则是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地方。

外交部的干校在湖南省茶陵县虎踞山。随行的干部子女年纪大都在十五、六岁以下。初初听到要去湖南干校的消息，我兴奋不已，认为这是一次长途旅行，有火车可坐、有山水可游，哪里晓得其中的政治奥秘。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，太伟大、太深奥了，从中我们只学到“人分九等”和“弱肉强食”的一套。下乡时节，外交部子弟中的玩主们风头正健，带着满身的优越感来到农村，然而，北京远隔千里，穷乡僻壤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，我们只能用大闹当地公社中学的方式，排解“怀才不遇”的寂寞。

#### ◇虎踞中学

那是一所公社中学。庄户人家生计艰难，来念书的人不多。从天而降的外来户倒成了多数。我们中间真正的玩主不算多。但是，害群之马总是既有号召力，又体现着群体特征。所以，“强龙压不住地头蛇”的规则失灵了。从我们进校的第一天起，虎踞中学就成了插班生的天下。身着黑色粗布衣裤的贫下中农子弟，被远远赶离了篮球场和那座唯一的乒乓球台，我们在校园里尽情追逐、喧哗，老师看不下去，操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过来批评我们，却在北京式的起哄声中下不了台。“师道尊严”早在三年前，文化革命之初就被批倒批臭了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老师的外文读音上，比如，三角函数课中，正弦和余弦应读做：sine、cosine，虎踞中学的教师用湖南口音读起来，就变成se in、in略呈升调；gouse in、gou念的很重，稍事停顿才把se in读出来，这次的in不用升调了。每逢这样的時候，我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和摹仿一番，窘得代数教师草草结束了这门课。

湖南同学的名字、衣着和长相，也是我等的笑料。一个当地学子，名字里有个南方男孩常用的“仔”字，在北京方言中，这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，常常用在骂人的话里面。所以，我们故意经常叫他的名字，字还是那几个字、音也是原来的音，声调却大大的变了，我们在“仔”字后面拖上一个带转弯的长腔，显出滑稽的味道。湖南的同学虽然不懂京都方言，看到我们一付油腔滑调的样子，也明白这决不是友好的表示。面对我们带来的、大城市的审美和价值标准，孤陋寡闻的农民子弟，根本不知所措。在开始的日子，只能任由北京的孩子们为所欲为。

然而，“三湘四水多热血男儿”。他们并不是可以随意捉弄的，在校外不远收割后的稻田里，农家子弟布下了教训我们的战场。可怜老实的庄户后生不知道，打群架正是北京玩主的看家本事。我们人多势众、又小有战术，几次会战都获全胜。唯一的一次失利，是一个叫小明的男孩儿，一次放单遭到农家子的袭击。这件事情提醒我们：还没有入无人之境。从此，我们尽量避免单独行动。

#### ◇《山楂树》

闹学之外的干校生活，又是一种风情。干校是一大片茶园，几千亩绿油油的茶树排列成行、平铺在红土丘陵之上。五·七战士携带家眷分几处住在红砖房里，我住的地方是茶园中的“四排房”，清澈见底的米江从坡下流过，那里有寂静的沙滩、脆啼的水鸟。站在房前、远眺坡下平川上蔚蓝的天空下，田畴村落、袅袅炊烟、点点耕牛，有不尽的诗情画意。米（应为“三点水加米”，下同）江对岸是青翠高耸的罗霄山脉。听说，可以摆渡过江，踏进深山；茶园之外有些什么呢？反正，准是都市的孩子未曾见过的，在在吸引我们前去勘查。我和小伙伴几度出外游历，探险的足迹遍布方圆几十里。我们效仿《神秘岛》中的落难者，给所经之处命名。长满马尾松的红土坡叫“马尾山”、追逐嬉戏得上气不接下气时，突现眼前的大水塘叫“喘气湖”。我们还从沧浪亭渡口撑船过江，攀上高山，指点米江蜿蜒、阡陌田舍，流连忘返。

四排房里还住着一些女生，其中四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，经常一同出行。她们梳着短发、一律左肩右斜着书包，排成一列走过茶园、稻田的小路，清纯美丽，点缀自然，是当时的一大景观。还有一个女孩儿，傍晚时分常坐在房前的茶园里拉手风琴。虽然我们都爱唱歌，却不能去和她的琴声。那是个少男少女之间有严格界限的时代。我们已经开始对女生发生兴趣，但不敢公开表示爱慕。若是有人在同伴中唱道：“你含苞欲放的花，一旦盛开更美丽，”就会被人耻笑，对她们只能故作淡漠。其实，女孩子们的情形一一都在男生眼里。比如，看上去最为温柔美丽的小欣，很少参与其它女孩儿的活动。几个男生研究后的结论是：小欣并非落落寡合，准是被她们嫉妒而遭排斥。这里毕竟不是十八、十九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，对此我们爱莫能助。实际上，最需要安慰的是我们自己。那淡淡情愁只能化在语意含蓄的苏联歌曲里：

啊、  
茂密的山楂树呵，  
白花满树开放；  
啊、你山楂树呵，  
你为何要悲伤？

#### ◇“土匪下山了”

那年深秋，酷暑消退、云淡天高，颇助游兴。虎踞中学竟在此时组织学生进山砍柴，校方的决定第一次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。其实，学校的本意是进行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劳动，唤作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对这样的政治滥调，我们早就不以为然了，只当山里的老乡是逛山景的向导。一路之上，北京来的玩主们意气风发，嬉笑打闹，一付游山玩水之态，行前的规定：“要把这次劳动当做一项严肃政治任务来完成”，早忘到九霄云外。老师们屡禁不止，只能积愤于胸。到得劳动地点，不待有人分派活计，我们便一哄而散，呼朋引类钻进树林，各寻开心去了。撇下带队老师和当地学子，在劳动中体会其中的政治意义。

我们尽情玩了一阵，精力还大大有余，忽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土匪下山了！”我们几十个北京孩子齐声应道：“土匪下山了！”一面造势地挥舞着手里的木棍，抽打周围的草丛和树枝，从四面的树林中呼啸着沿山坡直奔而下，演成响马剪径式的场面，还自鸣得意地又跳又叫。旁边的劳动者被这种北京玩法，惊得面面相觑。

积怨成仇。虎踞中学的教师终于失去了耐心，会同虎踞公社，一状告到干校领导小组。就在“土匪下山”之后不久，我们被干校通报批评了。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坏学生的恶作剧，当年是有政治意义的。在当地老乡眼里，这些“高干子弟、革命

接班人”的轻浮行径，足以使这个红军时代老游击区的人民，对革命的成果产生怀疑。我们受到了来自学校、干校和家庭几方面严厉的斥责。至于家庭，除了管教孩子们不要调皮之外，那些因政治问题正在受到审查的父母，还怕有人借题发挥说：小孩子的胡闹是替家长发泄不满，由此罪加一等。就这样，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轻，玩主们的气焰方才逐步降低。

我就这样裹挟其中，混过初到干校的两、三个月，草草结束了初中的学业，回到四排房，跟五·七战士一起到茶园劳动。置身生活困苦、劳动为主、政治第一的五·七干校，我很快就融入现实之中了。

## 二、虎踞山 路难行

天气渐渐冷了，我们的好日子随着萧瑟的秋风一去无踪。那些新奇、得意和浪漫，只持续了半个秋季，接踵而来的是一个终日飘着冷风细雨的冬天。

### ◇百衲衣和猫耳朵

走在泥泞的红土路上、携带东西、下地劳动都不能打伞。保暖而又柔软的胶布雨衣价钱太贵，一般人买不起，大家都穿塑料雨衣。可是，塑料布遇冷变脆，几经磨擦就会开裂。它不象布料可以缝补，又不能千疮百孔地穿着。犯了几天难之后，有人发明了一个办法：用橡皮胶布从里面把裂口贴起来。这一着果然有效，而且便捷。当然不是十全十美，要粘的口子太多，小块胶条星罗棋布，那半透明的塑料雨衣，看上去就象百衲衣。雨下个不停，几乎人人都穿百衲衣，拖掀荷锄、步履沉重地行进在烂泥中，象是残兵败将。再加上男式一律灰色、女式不外浅绿和浅蓝，背影难辨生疏。认错人是常事，人们看到有人特意从身后绕过来看你，你并不认识他；或者，有人招手叫着前面的人，却没人回应时，都不会见怪。

脱下百衲衣，穿在里面的工装也有可观。五·七战士身上的衣服既不破，也不旧，不少人却把它们补得整整齐齐。为了准备长期“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”，下乡之前，他们就把衣服的袖肘、膝盖和臀部钉上了补丁。在这个干校，钱钟书式带椅垫的裤子也不少见。很多拥有这种装备的人是放过洋的，用的也许还是英国料子呢。

干校的冬天虽然阴雨绵绵，也偶有晴天，但是阳光从来照不进食堂的菜锅，每天一律：上顿白菜，下顿白萝卜，间有白粉条。到了年节则是白菜、白萝卜、白粉条。最初两天大家说好——清淡爽口，第三天就开始抱怨了。也有动物蛋白，看得见的是早餐稀米粥上，漂浮的一层米虫。要捞上半天才能勉强下咽。中饭和晚餐是干饭，肉眼分辨不出米和虫，却吃得心知肚明。

伙食不好，农活又重，人们的粮食定量却一仍城里：男三十一斤半，女二十八斤的旧式标准。俗话说：“半大小子吃死老子”。早上二两、中午晚上各四两的低热量减肥餐，怎能满足正在发育的少年呢？干校当局对我们营养不良情况的解决办法，是教育我们说，这正是学习当年红军在陕北，艰苦奋斗之“南泥湾精神”的好机会。而不是孟子云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、空乏其身形……。”对青少年来说，主义和真理云云是很唬人的，只有为之肃然起敬和为革命饿着的份。这种情形延续了很久才有改善。

食不果腹的补救方法，是到乡下的供销社买点心和零食。店里的点心只有两种，一是又厚又硬的大饼干，不好吃；另一种是黄白两色、薄薄、向中心卷起、略带甜味的小花片，我们称之为“猫耳朵”。可是，购买粮食制品得用当地政府配给的粮票。下干校的人都过集体生活，每人名下的粮票只在粮食局和大食堂之间周转，

我们一两也见不到。没有粮票鬼也不推磨，徒呼奈何？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我终于发现，伙伴小铿手里有不少粮票。原来，他的父母有先见之明，下放之前就存下一些全国通用粮票。于是，我出钱、他出粮票，携手奔向一小时路程之外的供销社，买猫耳朵来充饥。

不用粮票的零食有三种：土制麦芽糖，一点也不好吃；带核的乾桂圆，既贵吃多了又会上火；容易接受的是红枣。我父亲在隔离审查期间，全靠红枣做补充食品，结果伤了胃。后来听中医说了才知道，红枣虽有补益脾胃之功，也有产生湿热之弊。

典型干校生活的另一种形式，是拆散家庭、男女分开的集体宿舍。十几平方米的房间，沿墙摆满上下两层的木床，还有几十人一排无间隙的大通铺。在城里时，唯恐房间不够宽敞的人，此时才发现：在阔不盈米、长仅及身的小小空间也能睡得着觉。各人的行李都堆在一起，手边只放得下少量生活必需品。人与人之间唯有蚊帐相隔，蔽目而不掩声。有意无意将干部们置于互相监督之中，正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需要。

### ◇那些狗

后来，有家眷的人奉命携眷迁居附近农村。这绝不是当局尊重家庭生活的良心发现，实在是干校的房子不够用，他们要腾出仓库和厂房来搞生产。我的父母正在受着政治审查，作为惩罚，我家被分派到离干校最远的村子：紧靠米江的江前村，那儿可真是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僻壤。

初进江前村的一段时间，每天刚一回家，老乡们便不请自来了。他们几十个人，分批围住我、父亲和母亲，看着我们做事情，神情是那么的好奇、认真和有耐性。我们的举动时而使他们窃笑、时而引发他们低声议论。说也难怪，若不是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，有谁会千里迢迢地把天子脚下的臣民，送到村民们面前，乖乖地供他们品头论足呢？同一个时期，北京的市民不是也在街上围着外国人不放吗？

这里的老乡不懂普通话，他们的土语也是“呕呀嘶嘶难为听”，劝是劝不走他们的。又不能板起面孔下逐客令，从理论上讲，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。不曾想，老师们如芒刺一般、肆无忌惮的睽睽之目还不是最令人难堪的。夜深人散之后，村里的狗寻踪而至，聚在我家门前狂吠不已。我们住的是房东的堂屋，开门的那一面是半截糊纸的隔扇。外面的狗不知有多少只，它们咆哮、抓门，声音之清晰犹如室内，气势之汹汹誓必破门而入。乍一落到这种境地，我们一家简直比被人围观还要不知所措。南方的村落家家相连，我们的处境全在邻居眼里。而且，他们也受牵连——狗吵得大家都没法睡觉。尽管如此，竟无人出来喝止那些无知的畜生，任由它们在那里吼叫、巡遛，彻夜不休。

回到干校一问，疏散下去的人，都有相似的遭遇。常言道：狗仗人势，或曰：狗会人意。我们被当成了什么：笼中的困兽？凶恶的敌人？落魄的书生？反正是些不速之客。此情此景很持续了些日子。

干校规定我们要为房东做好事，如担水劈柴之类。我家房东有两个女儿，个子小小，年龄与我相仿，她们从江边挑水回来，举重若轻。而我年虽十四，个子已同村里十七、八岁的孩子差不多高。两小桶水却挑得呼哧带喘，步子不稳，挑一担，洒三分之一。灌满一缸，多跑几趟事小，面子丢尽事大。

住进村里不久，我的父母亲就都被干校当局隔离审查了。给我造成最大的生活难题是，在独往独来于四排房和江前村的路上，怎么对付沿途村里的狗。这一路要

穿过四个小村子，每一处的狗都很不友好。过去我们一行三人，狗见我们人多，不敢造次，对着我们远吠而已。如今只剩下我一个，它们可就不客气了。

幸好没有骠悍的名狗遗种于此，那些笨狗一怕人向它们扔石头，二怕人弯腰捡石头。于是我就“以石买路”。进村之前捡好一捧石头，一进村，村里的狗少则一只、多则一群，向我猛扑。我便频掷石块，还弯腰作势，且战且走。出得一村，再准备“下一笔买路钱”。其中颇有几次，手里面的石头打完了，狗群未退，我人却还在村子中间，只能抡着书包与它们鏖战。

那里的村民大概与古罗马的贵族一样，有观赏人兽大战的癖好。多少次，我手忙脚乱力搏群狗的时候，他们只是为狗助威，从来不曾有人出面给我解围。又窘又恨之中，我记住了他们，其中两个后来被我在别处碰到，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收拾了他们。尤其可悲的是，当年我硬撑着小伙子不能说怕狗的面子，从不向人诉苦求助。其实，心里怵透了那条当众表演之路。

### ◇夜行

1970年初，我被派到校部的茶叶加工厂去劳动。这里距江前村太远了，我才被允许搬回四排房集体宿舍。但是，每天上班、下工来回要走的路也不轻松。和上了初春雨水的红土，奇黏无比，粘在雨靴上沿鞋帮平行地向四周扩展，象在雨鞋外面套上了一张大泥饼，鞋的重量增加了好几倍。步履所及的红土泥，并不都附在那张大饼上，有的掉进了鞋里，倒出来的时候已经在脚和鞋之间，搓成滚圆的小泥丸了。泥路上，走几步就得停下来，把泥饼除掉、泥丸倒净。红土大概是一种很好的染料，没有一个人的袜子能洗得干净。

记得第一次走这种路时，红土泥把我给粘糊涂了，我先在自己的鞋子、又在走路姿势上找原因。前后看了看，人人都是如此，方才相信这确实不是我的错。也许这正是老乡们不在可以饱览风景的丘陵之上安营扎寨，全住在平川上的缘故，那里是沙地。

然而，“凡事皆有例外”，有一种情况可以使行路人的注意力从泥地上转移开，那就是一个人夜间冒雨而行。深夜，我独自下班归来，先走过一片平地，刚出校部的灯影，就来到一条几十米长、独木桥似的水渠前，两边的稻田都在几米深的底下。过来之后，紧接着的是坟地，长着几棵半枯的大树。然后是寸草不生的荒土岗。几番上岗下沟，才到了有茶树的红土坡。茶树有半人高，一行行地随着丘陵起伏。

这一路要走四十分钟。多少个阴雨的深夜，我身着“百衲衣”、手持昏暗的电筒、深一脚浅一脚，从校部回四排房宿舍去。传说中的狐仙鬼魂、野地里的豺狼虫蛇、伺机报复的阶级敌人，此刻象是都在周围徘徊。朋友们为我壮胆，给了我两件“兵器”：一根木棍和一把钢丝锁，却更增加了夜行的恐怖感。手里一灯如豆，周围的情景深不可测，我全神贯注于应付突然袭击，早顾不得脚重路滑，反而走得更快了。若是晴天，云移月影、鬼魅幢幢，更倍感紧张。有两次，我甚至在幻觉中听到喝斥声。

那些日子里，四排房的灯光对我，犹如八角楼的灯光之于井冈山的红军战士那样珍贵。每天下工回来穿过坟山荒岭，第一次望见宿舍灯光是在一座土坡上，只几步就要下坡重入黑暗了，这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沟，每次走到这里，我都要一口气跑下去再冲上来。心里高兴道：“到了、到了，”把一路上提着的心放回肚子里。

直到入夏，校部盖起了几排新房子，分给我一席之地，才免去我夜行的苦役。

### 三、我们茶厂连

我去劳动的地方，是干校的茶叶加工厂，因干校采军事编制，所以这个加工厂叫做“茶厂连”。连里的主体是和我一般大小的初中毕业生。那年头，不用说虎踞中学原本就没有高中部，全国的高中和大学都停办了。初中毕业生以豪迈的姿态走上社会，称为“到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，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”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份，被誉为“雨露阳光”，它洒遍皇天后土的每一个角落，要哺育我们成长。于是，三、四十名十四到十六岁的男女初中生，分别被派来茶厂连，成了湖南茶叶加工业的学徒工。

#### ◇小“五·七战士”

当然了，我们的就业不那么平凡，而是顶着郑重其事的名义的，有一大套说辞：在老工人的指导下，学做青茶加工；周围的贫下中农是你们的劳动榜样；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，为你们把握方向；“现在，你们是光荣的小五·七战士了！”。辍学时，我名曰初中毕业，实际的文化程度是：数学，三元一次方程；力学，加速度和自由落体；光学，光的折射和反射；化学，物质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；生物，有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；如此而已。脑子里除了一点少年的幼稚之外，大都是流行的政治信条，同伴们的情形也大致如此，特立独行的是少数。茶厂连毕竟不是虎踞中学，这里的主流是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，轻易闹不起事来。

把非强制性劳动与什么主义、某种理想联系起来，一样的事情就显得意义非凡了，茶厂连的工作就是这样。那时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据说：有助于从小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；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一部份。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我们对此都很以为然，出起活来既积极主动，又兴味盎然。

#### ◇特级茶叶

一年有三个采茶季节，五·七战士在山上把嫩叶摘下、挑到茶厂来，我们负责把它们加工成供饮用的成品。经制茶专家略予指导之后，就自己放手做了起来。加工的第一步是炒。最初，机械炒锅还没有安装好，我们只能在大柴锅里炒茶叶。上岗的人手持两把大竹叉，站在热气蒸腾的铁锅前，不停地翻动茶叶，弄得满头是汗。好在每班不是一个人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倒也不觉得怎么难过，只苦了外边的火夫。正是阴雨季节，木柴和煤块都是湿的，烧灶火很要技术，我们谁也不曾做过，里面要大火，外面点不着。每个人都出来试过，无一例外地尝过灰头土脸、气急败坏的滋味。年轻人的好胜心强，不久，我们个个都成了“玩火高手”。

下一道工序是揉，在把又软又蔫的茶叶揉成卷的过程中，得停几次机，用手把结成的团块掰开，手被弄得又脏又黏。这活儿和再下一道工序烘干一样，是轻活儿、琐细活儿，男生不屑为之。果然女生有耐心，做得任劳任怨。加工厂里，终日飘着茶香，芬芳醒神，起初我们都能在茶香中熬夜加班，久了就不行了，于是就沏茶解困。再后来，非锅煮浓茶不能消乏。多年以后，茶厂连出来的，还有不少人专喝酃得不堪入常人之口的茶。

劳动终究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，它从不辜负任何人。小五·七战士制的茶，使外边的茶叶专家们惊喜，评为一级一等和特级特等，还运去各驻外使领馆。这是种茶人和制茶人共同的成就，久久为人乐道。

#### ◇生力军



茶季节的空档也有活儿干，比如盖简易的房子。那是个百无禁忌的时代，我们造房子除去烧砖、制水泥，其余的几乎都是自己做。挑水和三合土最累；砌墙有点太郑重其事；最有意思的是传递砖瓦。做的时候，一个人站在脚手架或坐在屋顶上，另一个人在地面，下边的人往上飞递砖瓦。这时目标要准，正好扔到接活儿人的眼前。因为他在上面没有转身的余地，只能在伸臂可及的范围抓住飞来的东西。下面的人双手捧着一块砖或几片瓦往上抛，还要用力恰好，轻则半途堕下、猛则伤人。接的人手法也有讲究，两只手去接，一触到飞来的东西，就立即一面抓紧、一面后撤，造成缓冲。不然，手会挫伤或失手使砖瓦掉下，把刚做好的活儿砸个一塌糊涂。

盖房工地上，和泥声、砌墙声、工具的撞击声、吆喝声交织成片，颇不寂寞。工作很累，但是眼看着崭新的房子在我们手里节节矗起，成功的喜悦淹没了一切。

在干校，茶厂连是一支公认的生力军。我们不仅年轻力壮，还是唯一全员出工的连队。那时正在搞运动，不少人被关了起来，其中很多是青壮劳力。所以，那些需要大批强劳力的活儿，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。最累人的、到江边运沙子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们三、四个人，拖着一辆两米长、一米多宽的木板车，挥动铁锹、装上几千斤重的沙子，手拉肩抵，跋涉在田间土路上。

那令人泄气的泥地，平时空身走尚觉困苦不堪，惶论如牛负重，不知枉费了多少气力。天一放晴，红土地干硬得像石板，路面更加凹凸不平。重车颠簸起来力量很大，这时可苦了驾辕人。他要掌握方向，还得全力压住车把，不使车把颠脱出手、全车倾覆。几里路下来，不仅虎口胀麻、肩背酸疼；卸车以后，全身的肌肉还久久不能放松。走在路上，后面推车的人会不停地用喝斥驴、马的口令同掌把的人开玩笑。我们都不以为忤，还高声唱着：

我们走在光辉的五·七道路上  
满怀豪情斗志昂  
.....

#### ◇米江茶场

一次，我们全体外出，到五、六十里地以外的米江茶场去参观。旅行的方式是当时最时髦的——列队徒步而行。其时暑热未消，白天赶路太过辛苦，我们是傍黑登程的。漏夜步行几十华里，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。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，一年夏秋两季下乡支农。也是夜行几十里，还要把自己的铺盖打成三横两竖的背包背着走呢。

这次我们没有背包，几十个人，女生在前、男生在后，排成两列，走在山间公路上。越走夜越深、山越陡，气倦神乏、精神恍惚。稀疏的星光下，公路两侧的山崖黑压压地向人倾斜；冷风掠过树林、呜呜作响。此情此景，与明月辉映之下的华北平原绝不相类。人们心里一怕，愈发敛气屏声，一齐落入恐惧之中。其实，“境由心造”，要是有人说个笑话或领头唱支歌，气氛一定改变。可是，那夜太深、山太重、风声太凄凉了，谁也开不了口，就那样担惊受怕地一直走到天亮。

米江茶场的种植面积比我们干校大若干倍，一行行茶树茂盛地封住了田垄。相形之下，干校的茶园就是普遍地营养不良。却原来这是个劳改农场，它的实际名称是“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”，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劳改犯。他们几十人一群，结队走去上工，四、五个持枪的军人，手按扳机、围在几米之外、表情严肃地押解在旁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蓬头垢面、脸色木然、衣衫褴褛的人。看上去，很多囚犯有病或者带伤，吃力地扛着铁锹和锄头、步履蹒跚。蓝天、绿树、红土之间蠕动着

这么灰黑色的一群，虽煞风景却意味深长。当时的说法是：他们都是凶恶的敌人，被弄成这副模样，正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。这个最起码的阶级觉悟我们都有，只是刚刚摆脱了夜的凄清，又在光天化日之下亲见可怖和阴森，不免白日见鬼之感。后来我听说，潘汉年就死在这里。

潘氏是一个著名的老共产党员，解放之初，他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副市长。一九五五年春，潘某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中共中央最高层下令逮捕。他一直被改名换姓、辗转关押着，直至一九七七年死亡，墓碑上刻的都不是他的真名。潘汉年一案，是共产党内部自相残杀的一个范例。潘某为什么被毛泽东折磨至死，至今说法不一。有人说：抗日战争期间，共产党曾经想与日本人携起手来，打击国民党，派去同日本侵略军交涉的就是这个潘汉年。后因日军不敢相信共产党的诚意而未果。共产党不愿此事被张扬出去，所以一待方便行事，就把老潘囚禁了起来。这几年，中国大陆上有人给潘氏作传说，抗战时，潘是中共安插在敌后的地下党。他曾非正式地与汉奸政权头目汪精卫见了一面，事后没有及时向党的高层汇报，引起毛泽东的怀疑、关押至死。

#### ◇渡船上

回程不再夜行了，本来一路无话，不曾想临近干校过江时险些出事。当地摆渡的船是船家在后面掌舵，乘客在前边撑篙。那天江水很急，我们人小、力气不够，不能逆水把载着几十人的船撑住，再使它截流横渡。换了几个人，不但无功，反而把竹篙下面的铁桩子掉在江里。船篙不能用了，急流把船冲向下游。江中横亘着一道道石坝，若是撞将上去，一定“水淹七军”。舵手急了，在后面大叫，谁也听不懂他想让我们出什么。面对激流，不仅女生、男生中也有人脸色发白了。领队开始问：“谁不会游泳？”一旦束手无策，气氛马上紧张而又悲观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发现船入缓流、靠近岸边了。原来，人家船老大的舵一直在起作用。而我们因为听不懂他的话，后来竟然忘记了他的存在。他招呼岸上的老乡涉水上船，用那支破篙勉强使船靠了岸，这才算有惊无险，躲过一劫。

这里远离渡口，回到校部要多走一大段路。我们狼狈上岸不顾而去，都不曾问过船家：他将怎样返回上游的渡口？更没想过，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边等着过江呢！

#### ◇5 5 5 烟盒

漠视周围一部份人，是干部子弟的习气之一。非仅对圈外的人，即使同是一个机关的子弟，也分帮分派互相看不起。我们茶厂连有十几个男生，足够分成两派了。大致上，一边比较循规蹈矩，另一边自由散漫。我属于前者，算是老实孩子。那些不太老实的，以在北京时是玩主、到虎踞中学来闹学的几个骨干为首。

古今中外，历代青少年无不以勇于惊世骇俗者为最风流。可怜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，世风太过呆板，偷偷地抽抽烟、喝喝酒、说说怪话，已经显得与众不同、胆大妄为；若是还会欺负弱小，就更有狂的资格了。茶厂连里的狂人们也就不过如此，至于越轨之举的极致——交女朋友，还没人敢做。其实，他们几个并不太坏，按北京的标准还不够典型的玩主资格，姑且称他们“散漫派”吧。

这一派里有个小蒋，十分懒惰。我记忆中，劳动的时候公开偷懒的，唯有他一个，而且一贯如此。这在把劳动表现当作政治态度的年代，是直接影响其声誉的。他和好孩子达平都与我同一宿舍。达平出起活儿来从不惜力，夙有“野牛”之称，与那小蒋自然不和。小蒋嘴很“欠”，欺负达平有点口吃，常常学他说话、还笑话达平。他没料到，“牛”一急可就不好惹了，何况“野牛”？一天晚上，达平终于

忍无可忍，他跳将起来、冲了过去、把小蒋按在床上，顺手抄起一支气筒就打。小蒋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招架之功。正在拉扯、劝解不开之际，只见最猛烈地一击，直朝着小蒋的头砸了下去，人们正待惊叫，达平手里的气筒先打到悬在半空的灯泡上。紧随着一声巨响，大家都陷入黑暗之中，找不到对手了，打斗才告结束。他们俩从此未交一言。

小蒋的同伙都住隔壁，他们聚在一起吸烟、说笑而已，未见任何惊人之举，但却一个个自命不凡，看不起我们，嫌我们“土”。他们高贵在哪里呢？一个典型的举动是：小便不去厕所，解在一个半截的竹筒里。然后把门开条缝，伸头出去看看，一见没人，就从门缝里把尿泼在门口，若是有人经过，便把那一竹筒子尿存在门后。

他们当中最狂的一个绰号“屁眼儿”，我曾经领教过他的威风。一个晚上，我被“屁眼儿”从宿舍叫了出来，黑暗中还有一个人给他助威。他用恶狠狠地语气对我说：你要是不把那个放饭票的小铁盒给我，我就打你！我想：即便不是慑于他的赫赫声名，也不至于为了那个旧“5 5 5”烟盒，吃这个眼前亏呀，就顺从了他的顽童行径。他们当然技不止此，是单调的干校生活埋没了他们。我想，抢我的空烟盒一定只是“屁眼儿”的过瘾之举吧。

茶厂连还有一位“独行侠”，此人名小可，年不过十五、六，已经开始对异性作研究。他专门喜欢偷看女厕所和女浴室，还莫名其妙地几次把女生泡在盆里、还没有洗的内衣，连水端走。他的行为为我们所不齿。

或许是文革中的禁欲主义波及青少年的结果，当时的风气是，男女生互不理睬，暗中相恋的事情也许有，但从未有人露过声色。如果说四排房男女生的关系是个僵局，茶厂连就是冷战了，可惜我至今不晓得女生的感想。男生谈起她们，不但语多讥讽，还给她们每人起了一个外号。好像一说女生的好话，就失了男子气似的。一时之间，女生简直成了仅次于阶级敌人的对头。所以，小可不但丢了全体男生的脸，还使自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

## ◇我的手

要不是有政治运动压抑着散漫派，他们也许会闹点事出来。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小运动，叫做战役，我在茶厂连的时候赶过一个“一打三反”之役。打谁和反什么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是“挑动群众斗群众”诸多花样中的一种。那年头，人们的一切思想、言行都要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，前者叫做“纲”；后者叫做“线”。若是有人存心想整你，随地吐口痰，一经“上纲上线”，也能被说成是“反革命破坏行为”。按照那套逻辑一分析，少年郎抽烟喝酒、打架、偷窃等不良之行，都是十恶不赦的资产阶级劣迹，发展下去就是“敌我矛盾”了。茶厂连的领导是校方派来的干部，富有政治运动经验。算算那几个散漫派的罪行还不够可观，再明查暗访、探得了他们在北京时候的一些不轨之行，新债旧账加在一起就有文章可作了。

一时间，像被审查的五·七战士一样，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变成有问题的人物了，逐一开了批判会。大会之前先开小会，由连领导给我们几个要在会上发言的人布置任务：谁说什么、怎么说。能在会上发言批判别人，是一种政治待遇，说明自己表现好、相对安全，依照当时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这是人人要争取的。我曾享有这一政治待遇，却是来之不易。运动初期，我也被开了一次会，让我讲讲对于父母受审查的认识，并对这样的家庭给予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。怎么过的关我已经忘了，可以肯定的是我准是先把自已说成一无是处，再按规定说什么要同父母亲“划清界线”。好在我自己这样那样的没有问题，才得到领导的宽容。

遇到运动，坏孩子们就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了。在批判会上挽救他们的方式是“夸大其辞，耸人听闻”。那些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这会儿理论起来，不是“替阶级敌人做了枪手”，就是“辜负了抛头颅、洒热血的革命先烈”。好像乱党、亡国全在他们手上。

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要记档案的，谁也不愿背着污点走过一生。所以，被批判的人不论服气不服气、觉悟未觉悟，都不仅不敢说一个不字，还得俯首认错，大大地自我批判一番。那些自罪其咎的话中，不乏精彩之语，记得号称“孟家五虎”之一的小五，在悔过自新的发言中，语言朴素、心情沉重地说：工人农民、解放军的手是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手，我呢？我的手是偷东西的手、欺负小孩的手……。痛哭起来。

#### ◇学毛选

有人说当年人们积极的政治表现，全是出于对迫害的恐惧，其实不然。多年来深入、普及的思想教育，早已经使人们具备了：“读毛主席的书、听毛主席的话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”之类的自觉性，不过各人程度不同而已。我们青少年，涉世未深，头脑简单，就更无例外了。有很多年，毛泽东的著作是全国人民的必修课。从初级政治教程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到解答一切历史、社会、政治、哲学乃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“红宝书”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以及无数辅助读物都把“毛泽东思想”说得头头是道；教得人们心服口服。茶厂连期间，比劳动还重要的也是政治学习。当局对此事很重视，请了一位曾在大学里教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，专门给我们讲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。

毛一向被人讥讽为“农民哲学家”。但是，这也许正是他的过人之处。作为政治家，唤起民众跟着他走，是成功的不二法门。康德、斯宾诺莎、黑格尔之流的学说史有定评。可惜中国的老百姓、我等初中生哪能懂得其奥妙？加之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，我们别无选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又何况，毛的哲学文章是那么的深入浅出，在日常事物中又经得起推敲。好像解释一般状态之下的物理现象用不到相对论，有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够了。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指示，每每能在全中国人民中间收如鼓应桴之效的道理所在。

哲学教师给我们讲了毛论“事物矛盾的法则”，说是事无巨细，其中都存在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调合的斗争；而社会上的人大致可以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。在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之前，辛辛苦苦的建设成果，有可能落入敌手。所以，不妨先把经济工作放一放，在政治运动中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及其一伙；如此等等。此一说听来有理，对于劳民伤财的文化大革命、和搞到自己头上的“一打三反”，我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另外一篇是毛的格物致知说——《实践论》。大意是：一切知识均来源于直接或间接的经验。其公式为：实践——认识——再实践——再认识，直至获得真知。一经解释，对我们的辍学做工就得额首称庆了：劳动给我们直接知识、毛著四卷给我们间接知识，岂不省心省事，夫复何求？

虽然，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故事，从小就听过，却只当是个笑话；更不会把歌德的名言：“理论是灰色的，生活之树长青，”化做自己学习和分析事物的方法。所以，周围人们的生活、发生过的事情中间，与毛的理论不尽相合之处，困扰了我好多年。（未完待续）

【广阔天地】 or go to [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](#) or [back to TOC](#)

## 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二三事

• 黄全愈 •

### 一、工人送我们去当农民

1968年底，“武斗”结束，我们“无产阶级革命派”占了上风，学校归了我们。“军宣队”来过几次，但斗不过我们这帮小“地头蛇”，均无功而返。后来毛主席老人家派“工宣队”进驻学校。其实，“工宣队”就是校对门建筑公司派来的，还都是打派仗时的战友。这下，工人叔叔熟门熟路地拿脉捏筋，三下五除二，“头头”们全被隔离到近郊办学习班。剩下的不管你是造反派，保守派，革命派，逍遥派，整天不是面对面，就是背对背的批判揭发，斗私批修，闹得风声鹤唳，鸡犬不宁。

我的嗓门大，一开批斗会，“工宣队”李阿婆就让我领喊口号，什么“打倒X X X！”“X X X不低头，就叫他灭亡！”其实，X X X就是“蔡包子”，有些被批判的事他还叫我干过。尽管我总是乘乱时才喊，但你想让“蔡包子”知道我领着人叫嚷他“灭亡”，他会怎样想！而且，领喊口号这种玩艺儿不好干。跟着人瞎起哄还可以，领人喊，个个听着你，本来就紧张，有的口号还来点“对仗”什么的，容易倒转喊错。有个贫农出身的老师领口号时，把“越南必胜，美帝必败”喊成“越南必败，美帝必胜”当场被抓起来。何况我是个“右派”的儿子，领口号时又诚惶诚恐的，那种日子才真叫左右不是人。既怕对别人喊口号，又怕有一天别人会对我喊口号。心里隐隐在期盼一种解脱。正在这时，最高指示下达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

文革前，街边那个卖笛子的独脚青年一吹起笛子，我就要驻足聆听，特别那首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，既有维族的热情奔放，又不失江南的明媚婉转，每每心底里撩拨起来的无名骚动，都会随辽远悠扬的笛声神往天山。听说，那独脚青年是土匪头“林秀山”三姨太的儿子，那只脚就是爬火车去新疆军垦给车断的……当工宣队宣布：“为迎接毛主席送来的知识青年，贫下中农把结婚的新房让出来，提前把过年的粽子都包好了！”我一边鼓掌一边流泪。虽说不是去天山的边疆，十万大山也是边疆！

25年后，1994年我从美国回去。当了房地产总经理的小胖告诉我，转完户口那天，我静静地坐在江边很久很久没有说话。这个情节我记不得了。我只记得送我们到农村去的曾老师，临回城前，从公社翻山越岭专程赶到我插队的村落看我。当时已是夕阳西下，我正坐在村后那个波光粼粼的水库旁。曾老师曾经是我妈妈的学生，见了她，我也没说什么，只说：“曾老师，您看这个水库好漂亮的！”他摸摸我的头，一句话没说，默默地站了一会，就走了。我回过头来，不解地望着曾老师在弯弯的红土小路上匆匆远去……。

### 二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

欢送知青下乡那天，体育场上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。我戴一朵大红花，拎着一个补助得来的“提桶”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。有人“嘿”我一声，回头看，是我们文革文艺队的报幕员，那时我是她的队长。我看见她隆起的胸前那很抢眼的小牌牌“省文艺工作团”。她笑笑，牙齿白白的：“分去哪里？”

“六塘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还有什么真的假的！”

“我是说，那次车子经过六塘，你指着两边的稻田说，以后能来这里就好了！”

”

她比我高一年级，在我们那种年纪，女的大一岁就“老”了很多，我没太在意，想不到她会记得我说过这话。28年后，她随团访问美国，给我来电话，又提到这件事。我说：“我真的说过吗？我怎么就不记得？”她笑了，电话里看不到是不是白白的牙齿。笑完，轻轻地说：“你猜！”

体育场上是人山人海，送知青的卡车看不到头。但越走卡车越少，后来就稀稀拉拉了。到了六塘，望不到头的路上，就剩我们一辆车。这一车人再分乘三四辆拖拉机到各自的大队。到了大队连手扶拖拉机都没有了。其实，那种单缸的“手扶”不坐也罢，直抛得你“四海翻腾云水怒”。大队部空空的，隔壁的民办老师告诉我们，天黑前有牛车来接。大家等了一下，似乎都坐立不安，急于看到那个已在等待我们的“家”。于是大家又各自拎上提桶，背起被包，按民办老师的指点，各奔东西。走了一阵，我趁换手拎提桶之际，回目张望，只见茫茫的田野上那三两点远去的“被包”。

插队就是与贫下中农“三同”：同吃，同住，同劳动。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与贫下中农“四同”的知青，即“三同”再加上“同睡”。结婚的新房，我们那里没有见到。我被分配与户主“阿德”同睡一铺床，稻草垫得厚厚的，同床的还有三四个“阿德”的男孩。“阿德”说，他在这铺床睡时，我睡最里边，男孩们睡中间，他睡最外面。他不在这里睡时，我睡最外面，以防小孩掉下床。我也搞不懂他怎么会有时睡这里有时不睡这里，不睡这里时又睡哪里？每次我要落实睡里边还是睡外边的时候，阿德总有点不自然。有时我睡外边，醒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在里面睡得哼哩呼噜的。有时我睡里面，孩子掉下床哭得死去活来，这才发现整夜外边都没有人。现在想来，大概那就是农村的计划生育吧。

到了那个叫作“大青”的村子。当晚，叫“阿珠”的生产队长请我们四个插青到他家去作客。我以为会是请吃提前包的过年粽子。天黑了，第一次在没有电灯的环境里生活，只觉得什么都是朦朦胧胧的，看不到底儿，摸不着边儿。队长的堂屋点了一盏油灯，很不亮。好象满是人，男人，女人，大人，小人，就是看不太清。他们都拥来看我们四个城里来的“官人”（当地壮家把上边派下来的外地人叫“官人”）。听说桂系军阀统一广西时，曾有一队白崇禧的人从村后走过。也有人说是红七军北上。天才知道？！只有牛信一人见过。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这次一来就是四个，上头还说说要娶媳妇“扎根”什么的，不走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们都来看我们到底有几白净！比不比得上记工员“阿荣”媳妇的奶子？

壮族人的菜除了几块白白的猪肉，就是糊糊的面条。还自嘲：“壮人不懂理，米送米”（香港人在“送”字边加“食”旁，意即“就”菜吃的“就”）。那种地方也知道面条和米都是碳水化合物，真是a m a z i n g！当地人喝的酒叫“糖泡酒”，据说是甘蔗渣酿出来的，都能点得着蓝蓝的火苗！我们四个，除“大黄”自称有年过节他偷喝过一口他爸的“通化葡萄酒”外，都还是“处男”的口。我们一进屋，只听见人们“咦”的一声，然后是低声的议论纷纷，后来吵吵嚷嚷起来，但说的都是壮话，我们一句也不懂。突然“阿珠”队长用“官话”（当地的“普通话”）说：“白？等一下是红是青还不知道！”当然，我们是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在议论我们的白，并一致认为我们很白，特别是我，比媳妇们挤出来的奶汁都白。主要的争论是“大黄”白还是“阿荣”媳妇的奶子白？

“阿珠”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对满屋的人说：“我们一起来学习最高指示‘知识

青年到农村去’，一，二，三！”大家一窝蜂地高声朗读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“阿珠”问我：“你接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？”我说：“当然接受！不然来这里干什么？！”“那就好！”他转头吩咐：“拿杯酒来！”我傻笑着看他。他递过酒杯，也傻笑着对我说：“喝下去！”这杯贫下中农的“糖泡酒”直灌得我六神不在，七窍生烟。后来又喝了多少，是怎么醉的，怎样吐得一蹋糊涂，都不知道了。只记得有人扶我回来，月亮已升起来，圆圆大大的，晃来晃去。第二天，阿德指着他那只四脚朝天的狗说：“我的狗吃了你吐的东西，现在还没醒，它也是第一次……”

### 三、小便与抽烟

贫下中农帮我们四个破了“身”，我们就开始抽烟喝酒。但烟是抽贫下中农的，酒也尽量喝别人的。这中间有学问。

壮家女恐怕是世界上最勤苦的女子。别的不说，男人有工间休息，象小个便，抽根烟什么的。当然，女人也可以小便。但总不太方便。为什么呢？茅草是当地唯一的燃料，家家户户割了又割，还都是斜着割的，锐利得很。走路都不能从上往下踩，要象溜冰那样踏倒茅草茬才能走。农伯们象解放鞋那么厚的脚板都不太敢碰的茅草茬，女人要方便，屁股就要不方便地翘得老高才行。田野又是那样的一览无余，对作女人的当然有点不利了。真憋急了，有人也尿的。该翘还得翘。男人就不一样，穿一种不分正反，不分前后的“四季裤”，裤管特别的大。闲庭信步有一定距离，估计干活的女人们听不到声音，就转身方他一个便。所以当地人说某人做事没男人的胆子，就很粗俗地说：“这人屙尿不上墙！”抽烟就更是男人的专利。那时是大寨记工，不搞记件抢工分。男人干活累了，到地头一蹲，不紧不慢地卷只烟，然后慢慢地吸它，再悠悠地吐烟圈圈。还一边看着女人们在忙碌。难怪“人穷志不穷，卷烟大大筒！”

开始我们也不抽烟，男人停工抽烟，我们跟女人不停地干活。只是觉得有点不公平。慢慢的那些分配给女人干的活儿，象插秧，撒石灰也分配给我们干。再后来，就干脆分配我们和女人干活，因为我们不用停下来抽烟。于是我们的工分就跟女人归一类来评，这样我们就被看作“屙尿不上墙”了。尽管我们在工间也与男人们悠悠信步去方他一个便。我们四人私下决定：我们是能“上墙”的一类！这样，我们就开始抽烟！我们抽烟只是手段，让人把我们看作是能“上墙”一类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我们不买烟只抽别人的，而且平时不抽，干活时才抽。开始我们四人各自找自己的对象要烟抽，这样涉及面大。我们又改为这次集中抽某人的，下次抽另一人的，但被殃及对象的单位面积损失大，农伯心痛。我们只好又改变策略，既有集中，又有分散。这次两人抽A的，其他抽B和C的；待轮了一转又要开始抽A的烟时，一人抽他和C的，两人抽B的。每次出工前把对象定好，估计烟“头”的烟瘾差不多了，各自就一边干活一边移近自己的目标，烟“头”一宣布抽烟，即就近取材，比较自然。这样干的多了，有的烟鬼就象避瘟疫一样躲我们。老抽别人的，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烟也不是办法。我们就用芋头叶什么的弄得黄黄黑黑的也抽起来。反正不就是烧的叶子，吸进嘴里能喷出“烟”来就行。说是这样说，真正抽起我们自制的“烟丝”心里总有点虚，都是四人自行到地头一边去“吐”烟（别人重“吸”，我们重“吐”）。为了避免分“烟”给别人，我们都事先卷好。大概是有人嗅出我们的“烟”味道特殊。有一次，狡猾的“阿宝”生抢硬夺，弄到了我们的一支土烟，一吸就大叫“芋头叶！”我们说那是山外的“洋”烟。后来，我们中就真的有人抽上了烟，比农伯还厉害！

### 四、生产队的牛

我是1969年1月23日去插队的。我插队的地方，放眼望去尽是大山连着

小山。一个个的村落就在大山连着小山的盆地里。每天黄昏，山那边星罗棋布的村庄炊烟袅袅，牧童吆喝归牛隐约可闻。这时，我就爱静静地坐在门坎上，对着这连绵的山峦，重叠的峰岭出神。有时也会觉得数月前山尽头那边那种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的轰轰烈烈日子有点隔世了。一天，我到大队部去领知青学习材料。一进去看见几个知青围着一张《人民日报》在激动地议论着“珍宝岛事件”。我立即感觉事态的严重性！我的逻辑是：盟军打不过德军；共军，国军打不赢皇军，但苏军那漫山遍野的坦克，铺天盖地的飞机，震耳欲聋的“乌拉”，却是所向无敌！思及反修第一线需要我们，顿时只觉得热血沸腾！我们决定：立即分头将这头等重大新闻告知各生产队！我一脚高一脚低，一口气奔回生产队。村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几只母鸡在“咯咯”地觅食。“村小”民办老师见我气急败坏的样子，赶紧告诉我全队人都在粮库开会。我三脚并作两步直奔粮库，“嘭”一声推开大门！上气不接下气，连比带划地嚷道：“不，不…得…了！不得了啦！”全场错愕！蹲在凳子上的阿珠队长，挺直腰杆目瞪口呆地望着我。我赶紧喘过一口气，说：“中…苏…要大…战啦！”队长皱紧眉头问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我咽一口气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中—国—和—苏—修—打—一起—来—啦！！！”全场人你望我，我望你。有人用壮话问丢下课堂也跟着我跑过来的“村小”老师。不知他说了些什么。人们似乎平静了下来。我马上被贫下中农这种临危不惧，处变不惊的大无畏英勇气概所折服！同时也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有点无地自容。阿珠晃悠起一条腿，笑眯眯地用“官话”对我说：“我还以为是生产队的那两头牛，‘冲’和‘苏’打架掉下山了……”人们哄堂大笑！还有人抱着肚子跌到地上去了…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整条村庄走得最远的要算“金四”爸。他作为伙夫曾随桂系军阀廖磊的第七军到过隔壁县城。其他的人最远的到过邻县的三差镇。天才知道苏修在哪里哟！

当地人说火车行走的“咚咚铛铛，咚咚铛铛”的节奏响声是在说“三差六塘，三差六塘”。光看音谱节奏，倒是很形象的。不信你试合着火车的节奏说“三差六塘，三差六塘”，很合拍的！不得不佩服当地人的想象力。但他们对世界的观念，就是“三差六塘”，真让人欲哭不能，欲笑不忍！

□ 寄自美国

∞ ∞ ∞ ∞ ∞ ∞ ∞ ∞ ∞ ∞ ∞

插队诗抄之四

• 邢 奇 •

【作者前言：“……诗作大部份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时写的，我从1967年11月至1976年3月在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（曾改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）插队，除了短时期的伐木、打草、打石头之外纯是放牧，开始时放了一小段牛，后来一直在放羊。”（插队诗抄之三载于zk9711b——编者）】

◇夏日生活、印象◇

湖中取水

马牛恋水度炎天，屎粪漂浮泡子边。  
饮水我从何处取，缸车径入湖中间。

高地掘井

高地深挖两丈多，掘得绿水很难喝。  
为压苦涩咸盐味，锅里茶砖不少搁。

雨后缺粪



干粪烧完湿粪糟，包中无火便萧条。  
鞋底烧开半桶水，旧羊盘上砍枯蒿。

#### 宰羊

宰羊初见数蝇飞，舀血频将油手挥。  
及至匆匆大卸后，羊皮已落一层黑。

#### 扣肉

宰肉防蝇扣脸盆，为拔韭菜又出门。  
一路归思鲜饺子，掀盆肉臭不堪闻。

#### 摘韭菜

草根青绿韭根白，蹲在山洼瞪眼摘。  
归后三天眼错乱，无端虚影绿仍来。

#### 灯油已干

灯油已干，摸黑把碗端。  
今日饺子格外鲜，吃完一碗又添。

张嘴再餐，滋味不一般。  
火柴一照是只蟾，顿时肠胃要翻。

#### 烟

一锹炭火熏茵陈，股股浓烟呛煞人。  
草地生蚊如下雾，欲行方便烟中蹲。

#### 骑行

##### 一

顺风跑马过荒山，带起鬃蚊三丈烟。兜马逆风求甩掉，这拨甩掉那拨拦。

##### 二

夏天已热未生蚊，短装学生去串门。一路牧民都笑倒：裤头出外乃丢人。

##### 三

横抡一路扫嚣张，防狗提竿四尺长。忘是短竿撑下马，仰天摔个欠思量。

##### 四

换马归来并辔骑，小颠碎步风徐徐。长竿挂肘闲谈笑，日落霞红晚景怡。

##### 五

每逢转向学狼嚎，问路投石我有招。勒马凝神听犬吠，四方手电是灯标。

##### 六

急雨飘风久不停，难堪最是侧风行。雨弹飞来射马眼，马儿拧颈梗脖迎。

## 牛

### 一

万里无遮七月晴，牛群下水去扎营。全身只有尾巴动，挥扫牛虻和马蝇。

### 二

十几只牛头向中，哐哐好象痛哭声。为祭同胞毙野外，举蹄刨制大圆坑。

### 三

黄犊无奈马蝇欺，包后包前撩四蹄。一拐又朝泡子跑，尾巴高竖像擎旗。

### 四

一声哪里跑！窜出包去飞一脚。老牛蹭车解痒痒，猝不及防而倒。包中齐叫好。满脸得意之笑，藏在包中，还想露一脚。守车待牛两小时，居然无牛来扰。小D真懊恼。

## 岸上母鸭带队

岸上母鸭带队，群雏紧紧尾随。  
看见人来母鸭飞，小的四散下水。

下马东奔西追，抓住满面生辉。  
忽然看到马已没，急得把腿乱捶。

## 鼯鼠

躺在包中刚睡着，是啥拱起我的腰。  
一摸身下直发毛，平地鼓起一个包。  
取灯掀毡刚一照，众位立刻都大笑。  
直径二尺一堆土，那是鼯鼠，正在挖地道。

## 旱獭

前肢抬起挺直腰，旱獭见人立刻逃。  
一串吱吱溜进洞，回身探首又瞧瞧。

## 车行（一）

寂寞牛车草上行，打开广播刺神经。  
竦听外面大发展，忘记贪吃牛已停。

## 车行（二）

背手牵牛缓缓行，长绳中断老牛停。  
走出三百六十步，偶一回头吃一惊。

## 初驾搂草机

马车打草心弦绷，岂料迎头来小蜂。  
鼻尖上面着一下，不敢撒缰只喊疼。

### 夜失坐骑

马放包前夜走失，清晨徒步去寻之。  
急急爬上山梁顶，望远镜中眼瞪直。

### 虹

#### 一

半天细雨半晴天，雨后青青草色鲜。彩虹一架平空起，虹脚落于马脚前。

#### 二

阵雨方随雷震去，青天点缀两虹飞。遍野顿成新绿色，暂得片刻好风吹。

#### 三

虽然看惯此乾坤，雨后仍觉很动人。异彩构成新世界，落虹搭起幻虚门。

#### 四

昏天黑地顶门风，雨打毡包似鼓声。俄尔雨晴云散去，开门惊叹贯天虹。

#### 五

一虹之上复一虹，双拱侧旁有短虹。雨停飞彩任随意，万里草原天有容。

#### 六

白日追虹触手空，梦乡再遇却成功。莫怪青春多异梦，青春色彩有如虹。

### 片云

片云掠蓝天，阵雨过草原。  
云来绿野暗，雨去鸟雀喧。  
乌云后，青山前，彩虹为门雨为帘。  
帘薄门空倚马看，雨雨晴晴两个天。

### 晨

天方明，单骑去远行。  
晨风清柔沁心灵，草湿地润马蹄轻。  
雾气横割三两峰，小花贴地如毯平。  
淡青天色鸟未鸣，无声天地更无穷。  
忽有感触暗滋生，心欲言之口无能。  
此情充斥我心胸，似是惆怅似轻松。  
还觉难以冠其名，只将此情此景长留脑海中。

### 夜（一）

山较白天矮几分，月光幻化此乾坤。  
远湖失却粼粼水，平地托出淡淡痕。

### 夜（二）

星天懒把包形勾，一体和谐在隐收。

远远从人门外过，门棂灯火正幽幽。

### 夏日水边（一）

水气横截苇半浮，太阳将露变金湖。  
着色小河如锦带，东梁有马日中出。

### 夏日水边（二）

湖边浓雾似仙国，水鸟可闻不可得。  
蹑脚循声再靠近，几声啼叫又移挪。

### 印像永留一片绿

营盘夏日沿河排，秋季离河远走开。  
印像永留一片绿，只缘夏后不曾来。

□ phlxl@gauss.bwh.harvard.edu 推荐

---

Now go to [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](#)  
or go back to [the TOC of this issue](#)  
or go to [the next Zeng Kan issue](#)  
or go to [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](#)  
or go to [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](#)

---

本期责任编辑：	华新民（美国）	<cnd-cm@cnd.org>
本期 校对：	李尚靖（美国）	<cm-ee@cnd.org>
读者技术咨询：	荣 刚（美国）	<cnd-help@cnd.org>
网络技术维护：	张雨田（美国）	<cnd-info@cnd.org>
《华夏文摘》主编：	李彤彬（美国）	<cnd-cord@cnd.org>
《CND》代总编：	温 冰（加拿大）	<cnd-manager@cnd.org>

---

订阅（或停订）《华夏文摘》请寄：LISTSERV@UGA.UGA.EDU（GB版）  
并请注明：SUB（或 SIGNOFF）CCMAN-L FIRST LASTname  
或寄：LISTSERV@BROWNV.M.BROWN.EDU（HZ版）  
并请注明：SUB（或 SIGNOFF）CNDBRU-L FIRST LASTname

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

---

其他获取或阅读《华夏文摘》的途径：

无记名文件存取（FTP）：ftp.cnd.org[207.151.78.100]：pub/hxwz  
或 canada.cnd.org[142.132.12.100]：pub/cnd/  
hxwz

万维网服务站（WWW）：http://www.cnd.org/HXWZ

---

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-8602

---